

宋

史

七七

列傳卷第十七

宋史二百五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寧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領經筵事鄒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曹彬

子璨瑋琮

潘美

李超附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父芸成德軍節度都知兵馬使彬始生周歲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及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爲成德軍牙將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指謂左右曰此遠大器非常流也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母也周祖受禪召彬歸京師隸世宗帳下從鎮澶淵

補供奉官擢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已之散率也顯德三年改潼關監軍遷西上閣門使五年使吳越致命訖即還私覲之禮一無所受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旣而曰吾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籍之以歸悉上送官世宗強還之彬始拜賜悉以分遺親舊而不留一錢出爲晉州兵馬都監一日與主帥暨賓從環坐於野會鄰道守將走价馳書來詣使者素不識彬潛問人曰孰爲曹監軍有指彬以示之使人以爲給已笑曰豈有

國戚近臣而衣弋綈袍坐素胡床者乎審視之方信遷引
進使初太祖典禁旅彬中立不倚非公事未嘗造門群居
讌會亦所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自平陽召歸謂曰
我疇昔常欲親汝汝何故踈我彬頓首謝曰臣爲周室近
親復忝內職靖恭守位猶恐獲過安敢妄有交結遷客省
使與王全斌郭進領騎兵攻河東平樂縣降其將王超侯
霸榮等千八百人俘獲千餘人旣而賊將改進率兵來援
三戰皆敗之遂建平樂爲平晉軍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
時初克遼州河東召契丹兵六萬騎來攻平晉彬與李繼
勳等大敗之於城下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詔以劉

光毅爲歸州行營前軍副部署彬爲都監峽中郡縣悉下
諸將咸欲屠城以逞其欲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上聞
降詔褒之兩川平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
無已蜀人苦之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
構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
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衾衾而已及還上盡得
其狀以全斌等屬吏謂彬清介廉謹授宣徽南院使義成
軍節度使彬入見辭曰征西將士俱得罪臣獨受賞恐無
以示勸上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設有微累仁贍等豈惜
言哉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讓六年遣李繼勳党進率師征

太原命爲前軍都監戰洞渦河斬二千餘級俘獲甚衆開
寶二年議親征太原復命爲前軍都監率兵先往次團栢
谷降賊將陳廷山又戰城南薄于濠橋奪馬千餘及太祖
至則已分砦四面而自主其北六年進檢校太傅七年將
伐江南九月彬奉詔與李漢瓊田欽祚先赴荆南發戰艦
潘美帥步兵繼進十月詔以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
軍戰權都部署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
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十一月作浮梁跨大
江以濟師十二月大破其軍於白鷺洲八年正月又破其
軍於新林港二月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餘萬陳於城

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及浮梁成吳人出兵來禦破之於
白鷺洲自三月至八月連破之進克潤州金陵受圍至是
凡三時居人樵采路絕頻經敗衄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
奉表詣闕乞緩師上不之省先是大軍列三砦美居守北
偏圖其形勢來上太祖指北砦謂使者曰吳人必夜出兵
來寇爾亟去令曹彬速成深溝以自固無墮其計中旣成
吳兵果夜來襲美率所部依新溝拒之吳人大敗奏至上
笑曰果如此長圍中彬每緩師冀煜歸服十一月彬又使
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
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

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
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稍愈又明日
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
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
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旣已降必不能自引決
煜之君臣卒賴保全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
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初彬之
總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
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
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

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未幾拜樞密使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頻兵甘草地會歲暑兩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爲何如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枯拉朽爾何爲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太平興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

兼侍中八年爲弭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旬餘上
悟其譖進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
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
契丹于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于城南四月又與
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歧溝關諸軍
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
歸闕先是賀令圖等言於上曰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
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
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上謂之曰潘
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

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
矣旣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
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
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
援餉餽上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
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
案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
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
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
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

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鞠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彬責授右驍衛上將軍彥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餘以次黜四年起彬爲侍中武寧軍節度使淳化五年徙平盧軍節度真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仍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臨哭之慟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且贈其妻高氏韓國夫人官

其親族門客親校十餘人八月詔彬與趙普配饗太祖廟庭彬性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從容問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爲帥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旣具案逾年而後杖之人莫知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朝夕咎詈之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然法亦未嘗屈焉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

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宥府爲請於上乃許朝謁子璨珣
瑋玘玘琮珣娶秦王女興平郡主至昭宣使玘左藏庫
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閣門使琮西上閣門副
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甚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
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侑傳侑見外戚傳傳后兄也榮州刺
史謚恭懷

璨字韜光性沉毅善射以蔭補供奉官常從彬征討得與
計議彬以爲類已特鍾愛焉遷宮苑副使出爲高陽關及
鎮魏并代趙五州都監雍熙中命知定州改尚食使淳化
二年領富州刺史徙知代州明年擢爲鎮州行營鈐轄徙

綏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寇屢戰有功諸將多欲窮追璨慮有伏力止之至道初遷四方館使知靈州徙河西鈐轄改引進使范廷召將兵出塞命璨爲之副丁外艱起復爲鄜延路副都部署拜趙州刺史領武州團練使充麟府濁輪副部署出蕃兵邀繼遷俘馘甚衆入爲樞密都承旨改領亳州團練使契丹入寇命爲鎮定高陽關三路行營都鈐轄領康州防禦使再知定州明年冬拜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入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連拜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節度使在禁衛十餘年未嘗忤旨天禧三年春以足疾授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

十贈中書令謚武懿瑑起貴胄以孝謹稱能自奮厲以世其家習知韜畧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父彬歷武寧天平軍節度使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補西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於左氏尤深李繼遷叛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彬誰可將者彬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以本官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知渭州馭軍嚴明有部分賞罰立決犯令者無所貸善用間周知虜動靜舉措如老

將彬卒請持喪不聽改閣門通事舍人遷西上閣門副使徙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所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略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遂給以境內閒田春秋耕斂州爲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瑋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國危子弱不即